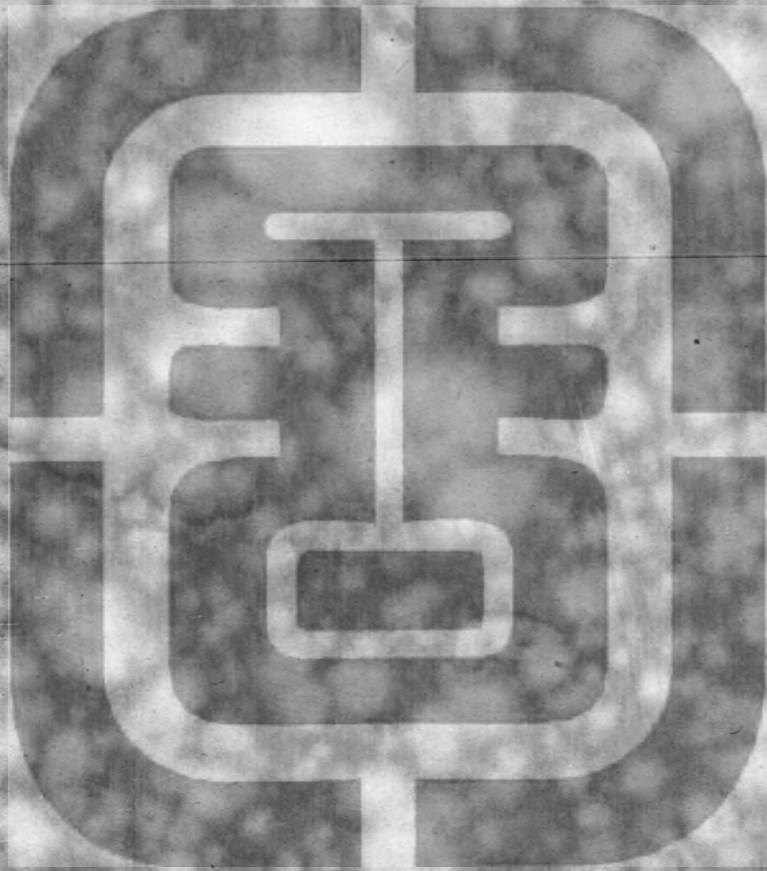


456



隋書

卷之三



帝紀第四

隋書四

特進臣魏徵上

煬帝本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為  
 左候衛大將軍壬午下詔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  
 哲至仁著甲兵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  
 王之用于戈蓋非獲已版泉丹浦莫匪龔行取亂覆昏咸  
 由順動况乎甘野誓師夏開承大禹之業商郊閭罪周發  
 成文王之志末監前載屬當朕躬粵我有隋誕膺靈命兼  
 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為家提封所漸細柳盤桃之外聲



教爰暨紫土黃枝之域達至邇安罔不和會功成治定於  
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間存食遼獫  
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窟暫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萃川  
數於往代播實繁以迄今睽彼華壤剪為夷類歷年未久  
惡稔既盈天道禍淫亡徵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慝  
懷姦唯日不足移咎之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  
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垂亟勞烽候關柝以之不靜  
生人為之廢業在昔薄伐已漏天網既緩前禽之戮未即  
後服之誅曾不懷恩翻為長惡乃蕪契丹之黨屢劉海成  
習韃靼之服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職貢碧海之濱

同稟正朔遂復效攘琛賚過絕往來虜及弗辜誠而遇禍  
輶軒奉使爰暨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  
絕王人無事君之心豈為目之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  
法令苛酷賦歛煩重強巨豪族咸執國鈞朋黨比周以之  
成俗賄貨如市冤枉莫由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饑饉兵戈  
不息徭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填溝壑百姓愁苦爰誰適從  
竟凶良惶不勝其弊迴首南內各懷性命之圖黃髮稚齒  
咸與酷毒之歎省俗觀風爰屆幽朔弔人問罪無俟再駕  
於是親搃六師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協從天意殄茲逋穢  
克嗣先謨令宜授律啓行分麾屆路掩勃澹而雷震歷夫



餘以電掃比戈按甲誓旅而後行先令五甲必勝而後戰  
左第一軍可鏐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真道  
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  
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多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  
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  
第一軍可粘蟬道第二軍可金賚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  
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  
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  
可東曉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  
眾軍先奉廟略駱驛引途揔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

百戰百勝之雄顧眄則山岳傾頽叱吒則風雲騰鬱心德  
倣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戎為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  
右解倒懸於遐裔問疾苦於遺黎其外輕齎遊關隨機赴  
響卷甲銜枚出其不意又倉海道軍舟艦千里高驅電逝  
巨艦雲飛橫斷沮江運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絕坎井之路  
已窮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之旅不謀  
同辭杖順臨逆人百其勇以此眾戰執等摧枯然則王者  
之師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  
人之多僻脅從罔治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即宜解  
縛林人觀弘之以恩其餘臣人歸朝奉順咸加慰撫各安生



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  
毫無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  
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摠一百一十三萬  
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矣未第一軍發終四  
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乙  
未以右候衛大將軍衛玄爲刑部尚書甲辰內史令元壽  
卒二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瀆文武出力爪牙  
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庫之資兼指播殖  
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衆情在忘  
私悅使之入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次飛募人以上

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之少皆宜賑給或雖有田  
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  
有斂積之勸豈行役無顧後之慮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祿大  
夫觀王雄燕死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  
卒癸巳上御師甲子臨戎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  
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  
士雄孟金以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  
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鵠身朱足遊  
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五月壬午納言楊達  
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旣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



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  
到壬寅字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  
九軍並陷將帥奔逃亡者二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寅  
上至東都己丑詔曰軍國異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霸  
德收與化人成俗則王道斯貴時方撥亂屠販可以登朝  
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仕豐都爰肇儒服無預于周行建  
武之朝功臣不參于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  
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勲叙莫  
非技足行陣出自勇夫數學之道既所不習政事之方故  
亦無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

極善政善民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回  
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類於調寇求諸名制不傷于  
美錦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冬十月甲寅工部  
尚書宇文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于高昌  
辛巳光祿大夫韓壽卒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並除  
名為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歲大旱疫人多  
死山東尤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  
者每歲貢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為驍果集于涿郡壬午  
賊帥杜彥冰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衝果



教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之未中原李德逸聚衆  
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  
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剋  
戊戌大赦已亥遣代王諱刑部尚書衛玄鎮京師辛丑以  
右驍騎將軍李渾爲右驍衛大將軍二月己未濟北人韓  
進洛聚衆數萬爲群盜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  
高麗三月景子濟陰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萬丁丑  
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辛遼東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  
子蓋留守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頂聚徒爲盜自號盧公  
聚至三萬攻陷郡城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土  
申遣宇文述楊義巨趣平壤五月丁丑熒惑入南斗己卯  
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  
楊玄感反於黎陽景夜玄感逼東都河南贊務裴弘策拒  
之反爲賊所敗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麗庚午上  
班師高麗犯後軍勅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拒遣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  
玄感秋七月己卯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癸未餘杭人劉  
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  
等破楊玄感於閩鄉斬之餘黨悉平癸卯具人朱燮晉陵  
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寇江左甲辰制驍果之家



蠲免賦役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已上者徙就之戊申制盜賊籍沒其家乙卯賊帥陳瑱等衆三萬攻陷信安郡辛酉司農卿光祿大夫葛國公趙元淑以罪伏誅九月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舉兵爲盜衆數萬庚辰賊帥梁慧高率衆四萬陷蒼梧郡甲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尙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閏月己巳幸博陵庚午上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年甫八歲日月不居倏經三紀追惟平昔不可復希言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下沾襟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

貴郡將費青奴擊斬之乙酉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廛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澤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材授職壬辰以納言蘇威爲開府儀同三司宋燮管宗推劉元進爲天子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剋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衆數萬勃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各十萬東若之丁亥以右候衛將軍郭榮爲右候衛大將



軍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詩張金稱於清河反  
為所敗孝慈死之十二月甲申車裂玄感弟朝請大夫積  
善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舉兵  
作亂稱皇帝建元白鳥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為信義公主嫁於突厥昌安那  
可汗二月辛未詔百寮講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  
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義莫匪勤誠委命草澤棄  
骸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出車問罪將屆遼瀆廟  
筭勝略有進止而諒愴凶罔識成敗高頴懷恨太無智  
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規坐貽撓遲遂

令死者而殽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  
西郡立道壇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窮魂之寃澤及枯骨用  
弘仁者之由必幸如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  
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  
燼光武猶曰登隴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  
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塵  
教最爾高麗僻居荒表鷓鴣張狼噬海慢不恭抄竊我邊  
侵軼我城結罅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戮  
封豕於襄平扶餘眾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沮水滄  
海舟楫衝心腹心焚其城郭汗其宮室高元伏鎖泥首送



款軍門尋誦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  
長惡靡悛安妥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  
百道俱進必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九都觀兵遼水  
順天誅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  
止除元惡必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  
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  
無赦有司慎勿宣布咸使知聞丁酉扶風人唐弼舉兵反  
衆十萬推赤子弘為天子自稱唐王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  
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豐鼓夏四  
月辛未彭城賊張大彪聚衆數萬保懸薄山為盜遣榆林

太守董純擊破斬之甲午車駕次北平五月庚子詔舉郡  
孝悌廉潔各十人壬寅賊帥宋世謨陷琅邪郡庚申延安  
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大世六月辛未賊帥鄭  
文雅林寶等衆三萬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秋七  
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乙卯曹國遣使貢方物甲子高麗  
遣使請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庚午右衛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鄭榮卒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已丑  
還京師十一月景申支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乙巳有事  
於南郊己酉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  
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第六兒為永安王衆至數萬將



軍藩長文討之不能克是月賊帥王德仁擁眾數萬保林

慮出為盜十二月壬申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

東都庚寅賊帥孟讓眾十餘萬據都梁宮遣江都郡丞王

世充擊破之盡虜其眾

十七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寮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

謂吐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

汗龜茲踈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窳失范延伽

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戊戌武貴即將高建毗破賊帥

顏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

延之樂頒賜各有差二月戊辰賊帥揚仲緒率眾萬餘攻

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者自前經重

門禦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

居人散逸田疇無伍郭郭不修遂使遊惰實繁寇歎未息

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強弱

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姦宄藿浦不得聚其逋逃

有司具為事條務令得所景子士谷人王須拔反自稱漫

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萬北連

突厥南寇趙五月丁酉殺右驍衛大將軍光祿大夫郕公

李渾將作監光祿大夫李敏並族滅其家癸卯賊帥司馬

長安破西河郡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宅秋七月己亥淮

五







軍潘長文討之反爲所敗長文死之五月景戌朔日有蝕之既癸巳大流星墮于吳郡爲石壬午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秋七月壬戌民部尚書光祿大夫齊比公樊子蓋卒甲子幸江都宮以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摠留後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頓乃斬之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摠管舉兵爲盜高涼通守洗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己巳熒惑守羽林月餘乃退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墮牆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丁酉東海人杜揚州沈覓敵等作亂衆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冬十月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軍光祿大夫許公宇文述薨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友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爲開府儀同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



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虜男女數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度淮攻陷歷陽郡景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人到山成聚衆萬餘人爲盜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祿大夫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戊子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

遣武貴郎將劉蓋長恭光祿少卿房胤擊之反爲所敗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振群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壬寅劉武周破武貴郎將王智辯于桑乾鎮智辯死之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平之丁丑賊帥李通德衆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郡己丑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癸巳李密陷迴洛東倉子酉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是月光祿大天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等並以衆叛歸李密五月辛卯



夜有流星如墜墜於江都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景寅  
突厥數千寇太原唐公擊破之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屍  
景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  
安樂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九  
月巳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是月武陽郡丞元  
寶藏以郡叛歸李密與賊帥李文相攻陷黎陽倉甚星見  
於營室冬十月丁亥太原楊世洛聚衆萬餘人寇掠城邑  
景申羅令蕭銑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銑於羅  
縣號爲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賁郎將高毗敗濟北郡賊  
甄寶車於嶷山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遥尊帝  
爲太上皇立代王隨爲帝改元義寧上起宮丹楊將遜于江  
左有烏鵲來巢帳驅不能止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  
于楊子曰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

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  
禮監門直閣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  
樞鷹揚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  
牛左右李本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  
義殿正張愔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  
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  
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歛之始容貌



若生衆咸異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上自以蕃  
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  
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  
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  
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  
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  
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昏諒闇之中蒸  
淫無度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  
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乃募行人  
公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

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益市武馬匹直十餘  
萬富強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帝性多詭譎所幸之度不  
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  
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爲獻食豐厚者進擢踈  
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歛人不聊生于時  
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廢冠屨不治奏請  
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  
而族滅之故高頴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  
才藩邸惟舊績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忿其正議求其無  
形之罪加以刻頸之誅其餘事君盡禮寒暑匪躬無辜



無罪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正  
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  
飢相食邑落為墟上不之恤也東西遊幸靡有定居每以  
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流連耽酒惟日  
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幸令與官人穢亂  
不軌不遜以為娛樂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  
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  
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  
盡力必不加賞百姓無辜咸受屠戮黎庶憤怨天下土崩  
至於就擒而猶未之寤也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  
弟之中獨著聲績於其矯情節親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  
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  
之休命地廣二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  
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  
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  
很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  
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  
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負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  
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



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夫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蕞宥乘豐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霍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悽悽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一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相蒙哀肯念亂振蟬游之羽窮長夜之樂士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黃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曰吉凶由人祇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帝紀第四



帝紀第五

隋書五

恭帝

特進臣魏徵上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性聰敏有氣度  
大業三年立為陳王後數載徙為代王邑萬戶及煬帝親  
征遼東令於京師總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  
尋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為太上皇奉帝篡業

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於大興殿詔曰王道  
變亂天步不康古往今來代有其事屬於朕逢此百罹  
彼蒼者天胡寧斯劫極禱之歲夙遭憫凶孺子之哀太上



播越與言感動實效于懷太尉唐公膺期作宰時稱舟楫  
大拯橫流糾合義兵翼戴皇室與國休戚再匡區夏爰奉  
明詔弼予幼冲顯命光臨天威咫尺對揚尊號悼心失圖  
一人在遠三讓不遂備僥南面胥身無所苟利社稷莫敢  
或違俯從羣議奉遵聖旨司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三年爲  
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  
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甲子以光祿大夫大將軍太  
尉唐公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  
丞相進封唐王景宣詔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宮太上遠巡  
道經稷滿時逢多難委當尊極辭不獲免恭已臨朝苦涉

大川罔知所濟拙躬亦敷憂心孔棘民之情偽曾未之聞  
王業艱難載云其易顛股肱戮力上宰賢良匡佐冲人輔  
其不逮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  
罰咸歸相府庶續其凝責成斯屬逖聽前史茲爲典故因  
循仍舊非曰徒言所存至公無爲讓德已巳以唐王子隴  
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敦煌公爲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  
爲齊公食邑各萬戶太原置鎮北府乙亥張掖康老和舉  
兵反十二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寇扶風秦公爲元帥擊  
破之丁亥桂陽人曹武徹舉兵反建元通聖丁酉義師擒  
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於關鄉虜其衆數萬乙巳賊帥張善



安陷盧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唐王劔獲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加前後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爲李密所敗河內通  
守孟善誼武賁郎將王辯楊威劉長恭梁德董智通皆死  
之庚戌河陽郡尉獨孤武都降於李密三月景辰右屯衛  
將軍宇文化及殺太上皇於江都宮右禦衛將軍獨孤盛  
死之齊王暕趙王杲燕王浹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行  
右翊衛大將軍宇文協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震世基  
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裴蘊通議大夫行給事郎許善  
心皆遇害凡及立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皆  
受其官爵光祿大夫宿公麥才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光  
同謀討賊夜襲化及營反爲所害戊辰詔唐王備九錫之  
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唐國置丞相已  
下一依舊式五月乙巳朔詔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  
旗出警入蹕金根車駕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車儻八  
佾設鍾虡宮懸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  
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豐深驪  
北欄予小子奄逮丕讐哀號承感心情靡潰仰惟荼毒仇  
復靡申彤影相弔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  
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摠九合於一匡決百勝於千里糾



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人朕躬繫主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  
旻兆庶歸心膺數斯在屈為人臣載違天命在昔虞夏揖  
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  
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已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  
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期如是庶憑稽古之  
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靈寃恥於皇祖守  
禋祀為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  
官羣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董負感泰兼  
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勅有司凡  
有表奏皆不得以聞是日上遜位於大唐以為鄗國公武  
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五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  
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屍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  
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生鍾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  
庸可得乎

帝紀第五



卷之四  
禮儀  
人主之禮  
禮儀

志第一

隋書六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禮儀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  
為人禮故書云命伯也典以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  
幽賾而洞幾深通百神而勸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  
祗訓以勸生靈商立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  
于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度  
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  
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太武殺后遷周削弱



禮失樂微風凋俗敝仲尼預鱗負而歎曰正有志焉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繼禮興樂欲救時  
弊君棄不德道鬱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  
公娶孟姜子而諱姓揚侯竊文邑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  
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遠不知其鄉飲酒之禮廢則  
爭鬪之獄繁矣魯侯逆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喪祭  
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  
河陽朝聘之禮廢則後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并  
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抑臣以為時  
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以於動止畫象糜爛鴻纖並損

志第一

隋書六

太尉楊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禮儀一

天之時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  
禮故書云命伯且與朕三哲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  
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  
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  
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  
刑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  
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大戎弑后遷周則弱



夫樂微風凋俗弊仲尼預蜡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  
武成王周公采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緝禮興樂欲救時  
君棄不顧道鬱樂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  
孟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  
凶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郵鄉飲酒之禮廢則  
刑之獄繁矣魯自疾避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夜祭  
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  
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日以戰勝之威并  
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節臣以爲時  
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章葉靡舉鴻緒並損

其芻狗之棄路若章甫之遊越儒林道盡詩書爲煙漢高  
祖既平秦亂初誅項羽放賞元勳未遑朝制羣臣飲酒  
功或拔劔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  
以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微  
音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  
畏之也武帝興典制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神祭流宕不歸  
世祖中興明皇篡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  
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  
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邇風流訛舛必有人情  
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



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譬山祇之有嵩代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消塵不貽伊敗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乖謬則宋書豈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宥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駿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准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負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脩伯鴻臚卿王晞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為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云

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蕩芻藉以為煨燼祭天之禮殘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為之義焉一云祭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圓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圓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唯一圓丘之祭即是南郊之祭即是圓丘日南



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以迄于隋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梁南郊為圓壇在國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帝之神於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禮以蒼璧制幣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

人風伯司空雷電雨師皆從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餘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棗結太史設紫壇於景地皇帝齋於萬壽殿乘玉輅備大駕以行禮禮畢變服通天冠而還北郊為方壇於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為壇再重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於其上以德后配禮以黃琮制幣五官之神先農五岳沂山嶽山白石山霍山無閭山蔣山四海四瀆松江會稽江錢塘江四望皆從祀太史設埋坎於壬地焉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啓稱傳云啓蠶而郊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今之郊祭是



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  
先後自冬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  
啓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圓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  
之郊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  
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  
於阍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  
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啓蟄名爲祈穀何  
久之又啓蟄曾者盛以六蠶覆以畫幕備其文飾施之宗  
廟今南北二郊儀注有裸既乖尚質謂宜革變博士明山  
賓議以爲表記天子親耕炎盛秬曾以事上帝蓋明堂之

裸耳郊不應裸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禮  
請依典燒埋之終之等議案禮祭器  
埋費而乖典帝曰薦藉輕物陶匏賤器方還付庫容復祿  
惡但弊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自是從有司議燒埋之  
四年終之去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  
天攢題宜曰皇天座地攢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  
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  
加雜馥帝並從之五年明山賓稱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  
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  
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賓



以爲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爲允并請迎五  
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  
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六年議者以爲北郊有岳  
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議曹郎朱异議  
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爲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  
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  
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心  
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爲  
非議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  
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旣主地所  
在並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獻爲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  
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駿以爲宗  
桃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爲  
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又太  
常丞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  
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  
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曰  
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兩  
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染  
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座悉以白



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為俎理不應染艾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俎則知郊有俎義於是改用素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并以素俎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為坎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圓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城二十八宿及兩師等

座悉無坎位矣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得其方而為壇

陳制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禪脩南郊圓壇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餘準梁之舊北郊為壇高一丈五尺廣八丈以皇妣昭后配從祀亦準梁舊及文帝天



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天太中大夫領  
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  
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  
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  
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鬻辜同為陰祀既  
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  
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  
議筮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籥畢下隸非  
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太宗伯之職云  
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眾云風師籥也雨師畢也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籥畢星矣  
而今南郊祀籥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  
郊設星位任即除之亨又奏曰梁儀注曰一獻為質三獻  
為文享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案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於  
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  
大帝梁武其義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  
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為允制曰  
依議廢帝光大中又以昭后配北郊及宣帝即位以南北  
二郊卑下更議增廣久而不決至太建十一年尚書祠部  
郎王元規議曰案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丈高九尺后土

東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第五十五



壇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高  
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即日南  
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高一  
丈五寸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  
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壇  
上方十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  
二尺亦取二倍漢家之數禮記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  
因川澤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周官云及自  
至祠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  
云燔柴於泰壇祭夫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記云至敬不

壇埽地而祭於其質也以報覆壽持載之功爾雅亦云立  
言非人所造為古圓方兩丘並因見有而祭本無高廣之  
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  
有見丘而不必廣絜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愚謂  
郊祀事重圓方二丘高下廣狹既無明文但五帝不相沿  
三王不相襲今謹述漢梁并即日三代壇不同及更增修  
丈尺如前聽旨尚書僕射臣繕左戶尚書臣元饒左丞臣  
周確舍人臣蕭渙儀曹郎臣沈客卿周元規議詔遂休用  
後主嗣立無意典禮之事加舊儒碩學漸以凋喪至於朝  
亡竟無改作後齊制圓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圓



立於國南郊立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壇去立五十步中壇去內壇外壇去中壇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爲大營於外壇之外輪廣三百七十步其營漸廣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壇之外當立之景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陛方澤爲壇在國北郊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爲三壇相去廣狹同圓立壇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營漸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壇之外廣深一丈二尺圓立則以蒼

壁東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帝從祀於其中立四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兩師靈星於下立爲衆星之位遷於內壇之中各用蒼牲九女性之旦太尉告廟陳幣於神武廟訖埋於兩楹間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已下薦衆星方澤則以黃琮束帛夏至之日禘崑崙皇地祇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鎮會稽鎮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嶧山崧岳霍岳衡鎮荆山内方山大别山敷淺原山相柏由陪尾山華



鳳凰山鎮陰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

宣務山關山方山崂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

黑水滂水滑水涇水鄠水濟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

岳太岳鎮積石山龍門山江山岐山荆山嶓冢山壺口山  
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傾朱圉山烏鼠同穴山  
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嶧山武功山太白山恒岳醫  
無閭山鎮陰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  
宣務山關山方山崂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  
黑水滂水滑水涇水鄠水濟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  
水呼沱水衛水汭水延水並從祀其神州位在青陞之北  
甲寅地社位赤陞水西木地綬位白陞之南庚地白餘並  
內遺之內內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儀同圓丘其後諸

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云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  
上辛南郊為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  
陛為二壇內壇去壇二十五步中壇外壇相去如內壇四  
面各通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壇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  
漸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壇之外景  
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  
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  
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駢特牲一儀燎同圓丘其北郊則  
為壇如南郊壇為瘞坎如方澤坎祀神州神於其上以正  
明皇后配禮用兩圭有邸各用黃牲一儀瘞如北郊

上辛南郊為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  
陛為二壇內壇去壇二十五步中壇外壇相去如內壇四  
面各通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壇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  
漸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壇之外景  
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  
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  
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駢特牲一儀燎同圓丘其北郊則  
為壇如南郊壇為瘞坎如方澤坎祀神州神於其上以正  
明皇后配禮用兩圭有邸各用黃牲一儀瘞如北郊

鳳凰山鎮陰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



白華一節

論一十四

夾中一節

文一節

正一節

論一節

論一節

論一節

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為壇之制圓  
 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  
 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方  
 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  
 階階十級級一尺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  
 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階尺一級其  
 壇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壇半之南郊為方壇於國南五里  
 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壇方百二十步內壇半之神  
 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壇如方丘其  
 祭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圓丘則以其先炎帝神農氏

昊天上帝於其上四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眾星  
 並從祀皇帝乘輿駟馬載玄冕備大駕而行預祭者皆蒼服  
 南郊以始祖獻族 昊那配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北郊方  
 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則以獻族莫那配焉其用  
 牲之制祀昊天上帝祭皇地祇及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  
 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毛宗廟以黃社稷以黝散祭祀用  
 純表格磔禩用鹿

高祖受命於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  
 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  
 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又三成廣十丈四成



廣五丈再歲久至之日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太祖武元  
皇帝配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千二座次官一百三  
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  
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一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  
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壇之內  
衆星在內壇之外其牲上帝配帝用蒼犢二五帝日月用  
方色犢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爲方丘於宮城之北  
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  
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  
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九州山海川澤丘陵墳衍原

隰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用黃犢二神州九州神  
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  
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陽  
州東方各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陛之  
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加羊豕各  
九南郊爲壇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  
高七尺廣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燂怒於其上以太  
祖武元皇帝配其禮四圭有邸牲用騂犢二北郊孟冬祭  
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齋官皆  
於其晨集尚書省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祭前一日







國野鵠降天仍任池沼神鹿入苑頻賜引道駒虞見質游  
麟在野鹿角生於楊樹龍馭出於荆谷慶雲發彩壽星垂  
耀宮殿樓閣咸垂靈芝山澤川原多生寶物威者散積零  
露凝甘敦煌烏山黑石變白弘祿巖嶺石華遠照玄狐玄  
豹白兔白狼赤雀蒼鳥野蠶天豆嘉禾合穗珍木連理神  
瑞休徵洪恩景福降賜無疆不可具紀此皆吳天上帝爰  
降明靈於茲養生寧靜海內故錫茲嘉慶咸使安樂豈臣  
微誠所能上感虔心奉謝敬薦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燔祀  
于吳天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神作主大業元年孟  
春祀感帝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其餘並用舊禮

齊書禮志

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空使行禮是  
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

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舊齊儀郊祀帝皆必衣冕至天

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去裘服十年儀曹郎朱

异以爲禮大裘而冕祭吳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

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況祭五帝理不容文於是改服大裘

异又以爲齊儀初獻樽彝明堂書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

樽禮云朝踐用大樽鄭云大樽也記又云有虍氏瓦樽

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况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

齊書禮志  
卷之六十一  
禮志  
卷之六十一  
禮志



軍八

小數一

數殊

公羨斯軍三

守門軍

巡警軍

本藩司

軍八

點真

絲絲軍

夫亦軍

五營軍

成巨亦軍

亦軍八

武也軍八六

武也軍八三

武也軍八

武也軍八

武也軍八

武也軍八

武也軍八

武也軍八

武也軍八

武也軍八

元樽庶合文質之衷又曰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

遠則酒簡約今儀注所薦與朝不異即理微事如為未先

請自今明堂有膳准二郊但帝之為名本主生育成歲之

而實為顯者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

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藜藿楸栗四種之果

專蒲葵韭四種之菹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

無者明並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虞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

禮先以赤帝始異又以為明堂既泥祭五帝不容的有先

後東臨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為明堂邊豆

等器皆以彫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

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北廟為質又不應

彫雕之酌豈遂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異又以舊儀明堂

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酬終醑禮畢

太祝以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

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

停灌及授俎法又以為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

牲又云天地之牛角醢栗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

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

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止

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禮



小戴二十  
公羊卷之四

軍人二十  
小戴二十

戴二十

卷四

國

軍人八

新縣縣軍

本國軍器

守師小西師

此言軍人

而牲牢之用宜遵其教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  
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並從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  
旨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  
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  
方又云八窻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  
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  
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  
堂之祭五帝則是摠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  
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  
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其神以為月合天子居

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  
闕制曰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  
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  
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  
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城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  
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  
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  
年太常丞虞睢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  
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  
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



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基唯  
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  
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摠配享五帝在阼  
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

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  
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坐依梁法武帝時以德帝  
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已後以文帝配牲以太牢粢盛  
六飯鉶羹果蔬備薦焉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周採  
漢三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立宗社典禮粗備唯明堂未立開  
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禮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等  
定言事在弘傳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  
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准馮以獻  
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北方欲崇建又命  
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  
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  
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  
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上於明堂恒以季秋在雲壇上  
而祀其用幣各於其方上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  
帝在大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



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  
五官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

志第一

禮儀

隋書六



本館軍丁  
錄目全對

二月軍部  
八月內部

百乘云云二十

二十七

卷一

禮儀

一

一

一

一



